

爐火上的平底鍋，在烈火作用之下燒的滋滋作響，塵沁稍稍使力晃了下平底鍋，裡面煎的鵝黃色的蛋隨著甩鍋的舉止漂亮地在空中翻了一圈，繼續在爐上慢慢煎熟，另一邊爐火則是放著一個大鍋，裡面正煮著燉肉。

看著手中的食材，塵沁地思緒卻逐漸遠去。

*

老舊的小房屋帶雖然看似久久未修繕，但是卻從戶外打理整齊的花圃、門前乾淨的道路、潔淨的玻璃窗，明顯看得出屋主很認真地維護著自家，哪怕屋子再破舊，也沒有敷衍了事。

一名六歲的小男孩奮力地拖著水桶直到花圃旁才開始拿起容器澆花。

「你們要長得漂漂亮亮，這樣媽媽看到一定會很開心！」

小男孩邊澆著花邊對著花朵們說話，彷若看見朋友般，露出燦爛且天真的笑靨，如同暖陽般溫暖。

一名有著一頭白色柔順長髮的婦女揹著大包包從屋內出門，帶著溫和地笑容對著小男孩提醒：「辰沁，媽媽去一趟村裡的鄰居那，把修補好的衣服和布料拿去換錢，下午要到城鎮去幫忙人打掃，晚上才會回到家，自己一個人在家要小心哦！」

「好，媽媽我過幾天就滿七歲了，媽媽說過滿七歲要教我寫辰沁的字哦。」辰沁對著婦女露出可愛的笑容揮手道別。

「當然，小辰沁也長大了，到了可以學習的年紀了呢。」

辰沁目送自己的母親離去後，繼續幫花圃的花朵們澆水，期盼它們持續綻放美麗的一面。

然而，似乎是上天的愚弄，這樣的美好生活卻在辰沁七歲生日的這天，變了模樣。

婦女剛送完縫補好的衣物，卻在炎熱的陽光之下，失去意識暈厥，再次清醒，卻看見辰沁露出泫然欲泣之色，卻怕媽媽醒來擔心自己，努力壓抑自己的淚水。

一名熱心的鄰居帶著不忍之色，詳細對著婦女解釋她暈過去後，請了醫生，診斷後卻發現婦女為了自己與孩子，一直接大量的工作，早已超出身體的負荷，身體過勞許多年加上體虛的情況下，沒有多少日子可以存活了。

送走了鄰居與醫生，看著努力壓抑自己哭泣的孩子，婦女一如往常帶著溫和笑容，卻多了抹不去的傷悲，溫和地安慰了辰沁許久，好不容易哄了孩子入睡後，盯著睡不安穩的孩子，良久，婦女最終做了抉擇。

*

「媽媽我們要去哪裡，大家都說妳需要休息不可以亂動。」辰沁露出擔憂之色望著一大清早就牽著他出門的母親。

「辰沁，我們要找你的爸爸哦，想見爸爸嗎？」

「……見了爸爸，媽媽的病會好起來嗎？」

聽聞辰沁的童言童語，婦女握著辰沁的手握得更緊並顫抖著，卻沒有回答辰沁的任何話，只是叮囑之後見到爸爸要有禮貌、之後跟爸爸一起生活要聽話……諸如此類的吩咐。

「媽媽也會跟著我和爸爸一起生活嗎？」

然而這個問題也是沒有回應，直到辰沁被送到身為一名富商的父親身邊，只聽他們說了許久的話，好不容易談妥後，分別當下，婦女對著辰沁提醒：「辰沁你要記住，媽媽已經沒辦法教你名字的字怎麼寫了，你是星辰的辰，沁是水字旁的心，對媽媽來說，你是滲入媽媽世界最耀眼的星辰。」

致那次分別之後，他就再也沒見過母親，而他的母親則是回到家中之後，便撒手人寰，最終被鄰居簡單下葬。

*

「塵沁？灰塵的塵？」一名美艷的女子帶著輕視的笑容，看著站在大廳的小男孩。

辰沁慾開口解釋，卻被打斷。

「反正是什麼都無所謂，反正對這個家來說，也不過就是水沖不掉的灰塵般的存在，在這裡，最好不要肖想不屬於你的東西，否則——」

美艷女子勾起未達眼底的笑意，沒將剩餘的話說完，當時的辰沁並不明白，卻在沒多久，徹底明白女子話中所表達的意思。

唯有在母親帶來時見過父親一面，之後辰沁竟再也沒有見過父親，當時的辰沁只認為父親工作繁忙，卻始終沒想過這也是特意的避開。而他水深火熱的生活卻進入這個家後，揭開了序幕。

*

「喂！本少爺教你陪我練劍，算是看得起你，你還不站起來！」

一名趾高氣昂的少年——東方耀，帶著鄙視的眼神看向倒在地板，堅持想爬起來，卻屢屢跌在地上的男孩。

辰沁滿身傷痕，甚至身體多處流血，明明疼得雙腳直打顫，卻堅決想再次站起身，哪怕每次地跌倒讓他傷上加傷，模樣十足悽慘，好不可憐，然而辰沁名義上的哥哥、傷口地製造者，卻沒有任何同情地將踩向辰沁的頭顱，踩回地面，沒有絲毫留情。

「好痛……」辰沁語帶泣音，從小到大沒受過這種欺辱，辰沁努力壓抑自己落淚的衝動。

「哼！沒用的賤民，哪裡爬來的哪裡滾回去！」毫不留情地踹向辰沁的腹部，辰沁吃痛悶哼一聲，東方耀揚長而去。

由於辰沁實在站不起身，只能一點一點地爬回安排他住處的偏遠且破舊小房，然而，上天似乎看辰沁不夠悽慘，落井下石般落下傾盆大雨，辰沁緩慢且艱難地爬著，身上好不容易乾涸的血跡因為摩擦路面，再次流血，地面上的血跡在大雨沖刷之下，逐漸洗去。

原先白皙可愛的稚嫩臉龐佈滿髒污，臉上的水究竟是淚水還是雨水，辰沁已經不明白了，辰沁只知道，渾身上下都非常痛，此刻的他，非常想念自己的母親。

「媽媽……為什麼丟下我一個人在這裡……」

翌日，清晨到來，辰沁只感受到痠痛無力且渾身發燙，整個晚上其實睡不好，整個人渾渾噩噩的，卻被接下來的尖銳噪音吵的頭痛欲裂。

「誰准你睡懶覺的！還真當自己是個富家少爺呢？還不快起來打掃，在你開始上課之前把所有庭院給掃完！」

辰沁勉強睜開眼，好不容易對焦後，才得知是這個家的有些年紀的奴僕，剛得到這個認知時，霎時，被突然的力道扯下床，而來不及做好準備的辰沁狼狽跌落在地。

「還敢發呆？沒在上課前把庭院打掃完，別想吃飯！」語未，那名奴僕旋即轉身離去。

被扯下床的辰沁，拖著病痛的身體爬起來，套上衣服後，緩步走向工具間，慢慢清掃著偌大的庭院。

時間總是不等人，到了辰沁學習的時間，那名奴僕前來發現只打掃不到三分之一的庭院，立即又發起火來，對著辰沁一巴掌打下去。

「你居然還沒打掃完？是想叫我幫你處理嗎？你今天一整天別想吃飯了！」

然而，辰沁因力道被打在地，卻沒了回應，倒在地上昏迷不醒，那名僕婦踢了下辰沁，卻發現他早已昏死過去，呼吸十分薄弱，才驚覺事態嚴重。

「夫人……夫人！不好了，那小子快死啦！」那名僕婦害怕得尖叫，並跌跌撞撞跑走。

請過醫生，診斷出辰沁傷口沒有妥善處理而導致感染，加上淋了一場雨才導致重感冒，醫生將傷口妥善處理完後，就再也沒有人管他，甚至奴僕準備的食物都是白饅頭和一碗白飯隨意丟在桌上罷了，完全都放任辰沁自身自滅，對於他的恢復程度完全不聞不問。

或許孩子的抵抗力與身體復原能力就是好，才休息半個月，辰沁逐漸恢復過來，雖然略顯虛弱，但已無大礙，這時候才持續過著被東方耀與奴僕欺凌的日子。

而辰沁，隨著這段時間的欺凌，再也沒有往日的純真，總是面無表情，而整個人更是死氣沉沉，態度也與之改變，見了人不再是帶著笑容禮貌地打招呼，不是面無表情無視他人，便是開口嘲諷，所以更是招來更多打罵。此刻的辰沁，學會趁著凌晨以及半夜沒有人的時候偷偷地將自己的三餐事先準備好，嘗試獨自學習烹飪與縫紉。

若不如此，恐怕辰沁早已餓死或過勞致死，畢竟頻繁應付原先不屬於自己的奴僕的工作、東方耀這個名義上哥哥的欺凌導致渾身傷痕累累、僕人剋扣他的食物與衣飾，總是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早已破舊的衣服更是縫補到無一處沒有針線痕跡。

這個家，唯一給予他的貢獻便是擁有學習機會，這是富商妻子答應富商的，畢竟他還是富商的孩子，哪怕並不喜歡，但也不會剝奪孩子學習機會。

而總是營養不均的辰沁，身高只到一米五九，再也沒成長過。

十八歲生日這一天，辰沁在自己破屋前拿著自製的木刀練習武術，卻被一名不速之客打斷。

「賤民，給我滾過來。」來著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彷彿對肯對辰沁說話，便是給予他最大的恩賜。

辰沁無視了東方耀，持續練習他的武術，東方耀見狀，怒不可遏的直接拔出腰間的佩劍朝辰沁刺去。